



# 清明雨,汇成一条思念的河

发言人:张兆登(枣庄) 职业:职员

## “心灵的洗礼”

“亲爱的父亲，您在天堂还好吗，是您把我们兄妹带到这个世界给了我们生命，在上个世纪经济最艰苦的时代把我们养大成人，教育我们做人、生存。您因病离开我们已半年多了，但您的身影无时无刻不闪现在我们眼前，‘诗书继世，忠厚传家’是家训，您的声音鼓励我们，也时刻萦绕在我们耳边。您对我们恩重如山。”

又是一季梨花飘飞的季节，落花如雪，清香满径。美丽的季节，伴着凋零的花瓣，兀自撒落几许欲留不能的忧伤。花满溪，香满坡，不由追思起可亲的外婆。那也是一个春满大地的季节，她却在那样的季节选择了远行，或许也叫归家吧，如落叶，悄悄然而离散寰宇……

发言人:谢依含(枣庄) 职业:职员

## “花谢花飞花满天”

外婆是个爱花之人，自我记事时起，外婆家的门前屋后，都是开满了各色的鲜花，有许多花儿我至今都叫不上名字，而春色满园的画面却永久的定格在脑海之中了。儿时的记忆里，通往外婆家的那条田园小路上，遍地盛开着明艳的向日葵，那花儿要比我高许多，每次去外婆家，都

十年代初，社办企业改制承包给了个人。他响应上级号召，回家带领我们全家干起了全公社第一个个体水泥瓦厂，为群众将草房变瓦房，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农房变迁。市场经济时代，虽然年龄大，但仍坚持服务村里，为调解百姓纠纷服务新农村尽微薄之力，一生光明磊落，德高望重。

父亲出生在建国前，人民公社时期，兄妹五人，他排行老大，叔伯兄妹一二十人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，他成熟早，历经风霜，一边履职尽责干好公家的事，一边时时处处起着老大哥的作用，照顾弟弟妹妹，操持家务，十几岁就学着“挑墙托匹”盖房子，给二叔盖，给三叔盖，三叔盖完四叔盖，接着再给儿子们盖。母亲经常念叨：“恁父亲一

辈子操心的命，光咱这一大家子经他操心把持盖了16间屋……”父亲高风亮节，言传身教，鼓励我们忠厚做人，读书成才，以直白质朴的语言“自己的耙上柴禾”来引导子女，学会独立生存，独立成家，能忍为高，吃亏是福，做人低调，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家产，但他的这些教诲让我们受益终身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兄妹及孩子们牢记着父亲的勉励和期盼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都有了稳定的事业和殷实的生活。哥哥在财政系统退休后，跟随孩子在成都安了家，妹妹、妹夫通过自身的努力，都有了自己稳定的事业，我也通过努力提拔为一名科级干部，孩子们有的考上了本科、研究生，有的上了军校，当了军队干部……

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当我们进入中年，稍有一些积累，有能力让父母颐养天年时，敬爱的父亲，您却离开了我们……养育之恩无以回报，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。前两天在微信上看到女

儿写的一篇怀念爷爷的文章，让我泪流满面，失声痛哭，文中写道：“我们再也见不到世上最好的爷爷了！爸爸的爸爸没有了，爷爷也能够见到他的爸爸妈妈了！”

清明来临，亲爱的父亲，梦中经常能听到您的教诲，眼前时常出现您重病时，坐在老家的摇椅上，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望着天空，一副您特有的与世无争的样子，默默地回忆着从前的往事，就这样成为一副属于您定格的画面。在您的葬礼上，多少人围着您的遗像放声大哭，族长们在启门家奠中念道：“张老府君，一生精神千秋在，高风亮节万古存，忆往昔受尽苦难，看今朝子孙满堂，令人刮目相看。在天之灵，福佑子孙，事业腾飞，创造辉煌。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张老之风，山高水长……”

眼含热泪写完这篇思念父亲的文字，就是想告诉天堂的父亲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照顾好母亲，继承您的遗风，做一个对国对家有用的人。同时祝愿普天下的父母健康长寿，快乐生活。

发言人:李长友(枣庄) 职业:职员

## “清明季·祭恩师”

像是穿越一片童话中的森林，如今想来，外婆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充满着很多诗情画意，甚至是浪漫情怀。外婆家前面是一处只盖起一米高的宅基地，却被外婆收拾成了锦绣花田，它们开在墙角、蔓上屋檐、开满了我稚嫩的童年。在院落之外是一片片菜园，有比我高一倍多的玉米地，

了我莫大的勇气，田老师尽心辅导给我了必胜的信心，使我得以在毕业当年就以优异成绩考取公务员。毕业后，就再也没有机会集中聆听唐老师的“授业解惑”了。

唐老师是我的“老乡”。唐老师的婆家与我的老家同属一个县城。从这层关系上说，我与唐老师以老乡相处，并时常走动。大二寒假，唐老师与对象趁回家过年的短暂时间，专程到我家走访，还探望了我90岁高龄的爷爷奶奶，并为我们拍摄全家福，回校后及时洗出来，全部赠予我。其实唐老师来我家途中，其外地牌照的车子被当地一辆轿车碰坏，还遭到肇事车主的恐吓。唐老师为了不让我心生内疚，事故的事绝口未提。当然，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。毕业前夕，我为

了感谢老乡的照顾，打算请唐老师简单吃顿饭。唐老师知道我经济紧张，谢绝了我的好意，还专门把我叫到家里，给我包饺子吃。

唐老师是我的“益友”，因为年龄差距，唐老师是我的长辈，纵使不能以姐弟相称，但我们之间相处没有年龄和尊卑隔阂。毕业后，我们少有电话联系，但一旦联系，便有好多话要说、好多事要谈。我拉拉工作和生活的境况，她扯扯学校发展、自身科研和老家人的种种，就像常年未见的朋友，无话不谈，无话不说。唐老师病重前，每年都回婆家过年。我尽可能地抽空去她婆家，给老人拜年，与她叙旧，聊聊天。唐老师病重以后，长时间说话都很困难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跟唐老师通电话。听她的声音不对劲，她解释说感冒了。坚持跟我拉了会呱，她借口有事挂掉电话。我原本知道她身体不太好，但没往坏处想。没想到几个月后，唐老师竟病得厉害。而我因没有敏锐感知，忽视了内情，加之其它诸多烦事，最终没能与唐老师见上最后一面，成

